

《红梅阁》

主要角色

李蕙娘：花旦
裴顺卿：小生
贾似道：净
书童：丑

情节

南宋，权奸贾似道退职家居，欲纳妾，命杭州知府廖应忠代为采访。李蕙娘面貌超群，已许书生裴顺卿，尚未过门。应忠强将蕙娘荐于贾府。蕙娘忧闷终日，思念裴生。一日，蕙娘伴贾似道游赏西湖，偶遇裴生，遂接诗赠帕，事为书童窥见，回报似道，议计将蕙娘治死。蕙娘得悉，自尽身亡。似道又诬诱顺卿入府，囚之书房，蕙娘魂魄夜与相会。似道遣奴苗云杀害裴生。蕙娘魂入幽冥，诉冤状，阎君怜其无辜，赐以阴阳宝扇，往救裴生脱险。后蕙娘还阳复活。

根据于连泉、萧连芳授课本整理

【第一场】

(二门子引贾似道同上。)

贾似道 (引子) 执掌朝权，众文武，谁不钦羨。
(念) 半壁河山试纵眸，一江帆影未全收。纵然巢破谁能补，但向湖心载酒游。
(白) 老夫贾似道，宋室驾前为臣，官居首相，执掌朝权。满朝文武，大半俱是老夫心腹之人；任凭老夫卖官鬻爵，圣上不敢过问。虽然富有四海，难免昼夜劳心。况金兵屡犯中原，大宋国祚不久亡灭。于是老夫在葛岭山庄造就房屋，倒也宏阔壮丽。每日姬妾数人陪侍，怎奈无一倾国之姿者。不免修书一封，托杭州知府、门生廖应忠，采访美人，以作老夫暮年娱乐。
来！

(二门子同允。)

贾似道 (白) 溶墨伺候。
(门子甲溶墨。【三枪】。贾似道修书。)
贾似道 (白) 将这封信下到杭城知府廖应忠那里，叫他照书行事。
门子甲 (白) 是。
贾似道 (白) 正是：
(念) 家国浑闲事，信陵是我师。
(贾似道、二门子同下。)

【第二场】

(四青袍、二公差、廖应忠同上。)

廖应忠 (引子) 陛迁调转，全仰仗、老师威权。
(念) 自幼读书不专心，全凭谄媚取功名。哪管黎民饥寒苦，刮尽地皮是我能。
(白) 下官廖应忠，幸蒙老师提拔，得杭城知府。自到任以来，哪管黎民痛苦，只知搜取民脂民膏。昨日接贾老恩师钧谕，命我采访美女，自应遵谕而行。
来！
二公差 (同白) 有。
廖应忠 (白) 吩咐外班传谕城乡村镇，如有绝色女子，献出定有重赏；隐匿不报者，从重加罪不贷。命尔等去到李敬明家中，叫他将女儿献与丞相，富贵不小。快去！
二公差 (同白) 喳！
(廖应忠、四青袍、二公差自两边分下。)

【第三场】

(院子引李敬明同上。)

李敬明 (念) 脱离权奸势，告归乐林泉。
(白) 老夫李敬明，曾在宋室为官。只因权臣当道，告归林下，乐守田园，膝下无儿，只生一女，小字蕙娘，倒也贤淑聪慧。自幼许字同年裴公之子名唤顺卿。本当早完花烛，又恐分其心思，有误功名。故订俟抡元高中，再完花烛也还不迟。正是：

(念) 但愿佳婿登第早，夫荣妻贵到年高。

(二公差同上。)

二公差 (同念) 奉了府尊命，搜罗美佳人。
(同白) 来此已是，门上有人么？
院子 (白) 甚么人？
二公差 (同白) 我们是知府衙门的，来见员外。
院子 (白) 原来是二位公差，请少待，待我禀请员外。
二公差 (同白) 快着快着。
院子 (白) 启禀员外：二公差求见。
李敬明 (白) 待我去看。
二公差 (同白) 啊二位公差，到此何事？
李敬明 (白) 听说你有女儿，长得十分美貌，我们知府老爷将你女儿献与贾丞相啦！限你三天送府，还要重重赏你；如敢抗违，你估量估量，饶得了你吗？
二公差 (同白) 我的女儿已有人家的了。
李敬明 (白) 有人家没人家，我们管不着，有什么话你上府里去说，我们走啦！

(二公差同下。)

李敬明 (白) 这是哪里说起！
安人快来！

(安人上。)

安人 (白) 员外，何事惊慌？
李敬明 (白) 适才杭州府里来了二公差，言说他们知府，将你我的女儿献与贾丞相，限三天送府，如其不然，必要科以重罪。我想权奸势力，焉能抵抗得了。这便如何是好？
安人 (白) 唤出女儿，大家商议。
李敬明 (白) 只好如此。
家院！
院子 (白) 有。
李敬明 (白) 唤你家小姐出堂。
院子 (白) 请小姐出堂！

(院子下。春梅引李蕙娘同上。)

李蕙娘 (念) 正在后面描龙凤，爹娘呼唤出闺中。
(白) 爹娘在上，女儿万福。
李敬明、安人 (同白) 罢了。一旁坐下。
李蕙娘 (白) 谢座。啊爹娘将女儿唤出，有何训教？
李敬明 (叫头) 哎呀儿啊！
(白) 那杭州知府将我儿献与贾丞相，此事如何摆脱，叫儿出来，商量一个万全之策！
李蕙娘 (白) 这……
(叫头) 爹娘！
(白) 女儿自幼许字裴生，岂肯再适他人，也是儿红颜薄命之所招。也罢！不如一死，倒也甘心。
李敬明 (白) 我儿虽死，那奸贼未必与为父善罢甘休！
李蕙娘 (白) 这个……
(叫头) 爹娘！
(白) 女儿一死，又恐连累爹娘。这这这便如何是好？也罢！爹爹修书一封，通知裴

生，许他另选佳人。爹爹速备轿马，女儿后面收拾便、便……了！
 (西皮散板) 保全爹娘无祸患，
 忍辱吞声再报冤。
 (春梅、李蕙娘同下。院子暗上。)
 李敬明 (白) 家院速到杭府通知，就说我亲送女儿到贾府，不劳贵府分心。速备轿马伺候。
 院子 (白) 遵命。
 (院子下。)
 李敬明 (念) 闷在家中坐，
 安人 (念) 祸从天上来。
 (李敬明、安人同下。)

【第四场】

(二门子、贾似道同上。)
 贾似道 (西皮摇板) 在朝专权有数年，
 挣得银钱亿万千。
 告归林下山庄建，
 姬妾陪伴乐无边。
 将身且坐我的亭台院，
 (贾似道坐。)
 贾似道 (西皮摇板) 应忠到来问根源。
 (廖应忠上。)
 廖应忠 (念) 搜得倾国色，禀报老师前。
 (白) 门生廖应忠参拜老恩师！
 贾似道 (白) 贤契少礼，一旁请坐。
 廖应忠 (白) 谢座。
 贾似道 (白) 函托之事，怎么样了？
 廖应忠 (白) 门生奉到钧谕，竭力搜求，门生治下李敬明有女蕙娘，真如月殿嫦娥一般，情愿侍奉老师，此女造化不小。少时花轿到门，请老师格外恩施就是。
 贾似道 (白) 贤契如此费心，老夫优待就是了。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禀丞相：李敬明送女前来叩见。
 贾似道 (白) 请！
 院子 (白) 有请李先生！
 (李敬明上。)
 李敬明 (念) 满腹不平气，低头拜权奸。
 (白) 草民李敬明叩见丞相。
 贾似道 (白) 李老先生少礼，请坐。
 李敬明 (白) 丞相在上，焉有草民的座位。
 贾似道 (白) 不必过谦，只管坐下。
 李敬明 (白) 谢座。
 啊府尊大人。
 廖应忠 (白) 李老先生。
 贾似道 (白) 闻得令媛贤淑，肯在老夫左右，真乃明达也！
 李敬明 (白) 小女愚蠢，望丞相时加训诲为幸。
 院子 (白) 花轿已到门外。
 贾似道 (白) 搭入内院。
 院子 (白) 搭进院来！
 (春梅搀李蕙娘坐轿同上，李蕙娘下轿，轿夫下。春梅扶蕙娘同进门跪。)
 李蕙娘 (白) 婢子李蕙娘，叩拜丞相。
 贾似道 (白) 罢了，抬起头来。
 李蕙娘 (白) 是。
 (李蕙娘抬头，贾似道看，笑。)

贾似道 (白) 果然端庄美丽，老夫何幸如之。
 (李蕙娘羞，站旁。春梅跪。)
 春梅 (白) 婢子春梅叩拜。
 贾似道 (白) 你叫春梅？
 春梅 (白) 是。
 贾似道 (白) 好好搀了姨娘，内堂去罢。
 春梅 (白) 遵命。
 (春梅搀李蕙娘下。)
 廖应忠 (白) 门生叩喜！
 贾似道 (白) 有劳贤契，后堂摆宴，与李老先生同饮。
 (众人同下。)

【第五场】

(裴顺卿上。)
 裴顺卿 (引子) 数载寒窗，磨穿铁砚，但愿得，一举成名。
 (念) 衡门无计绾春风，满地缤纷委落红。正有壮怀千里骥，闲情又在画墙东。
 (白) 小生裴顺卿，早游伴地未折桂枝。先严在日，与我聘定李敬明之女，名唤蕙娘。屡欲亲迎，奈岳父固执，恐误我的功名，约定抡元后方能完成大礼。昨日岳父有书到来，言说杭府献媚贾似道，硬将蕙娘强作侍妾。岳父畏势，只得允从。令我别择良匹，本当不允，怎奈势力不敌，只可搁置而已。倘某稍有寸进，此仇定然要报。今逢秋试，早来杭郡游览山水，补习诗文。看今日天气清和，不免到西湖闲眺一番便了！
 (西皮原板) 心中恼恨贾似道，
 霸占我妻为哪条。
 有朝一日抡元到，
 灭却奸贼气方消。
 (裴顺卿下。)

【第六场】

(春梅引李蕙娘同上。)
 李蕙娘 (西皮原板) 自从来到奸贼府，
 终日忧思不自如。
 奸贼夜夜求欢宿，
 忍气吞声不敢疏。
 (白) 奴家，李蕙娘。自幼许字裴生，可恨奸贼廖应忠献媚贾似道，勒令我父将我送进府来，老贼虽然优遇，终难解释宽怀；今生与裴生永无相见之日。思想起来，好不忧闷人也！
 (西皮摇板) 可叹红颜多薄命，
 今生难以伴裴生。
 (贾似道上，李蕙娘迎。)
 贾似道 (念) 前收姬妾如粪土，蕙娘犹如掌上珠。
 李蕙娘 (白) 丞相！
 贾似道 (白) 姨娘！
 (贾似道笑。)
 贾似道 (白) 一旁坐下。
 李蕙娘 (白) 谢座。
 贾似道 (白) 你看今日天气清和，你我前去游逛西湖，你可愿去？
 李蕙娘 (白) 妾身奉陪。
 贾似道 (白) 春梅！
 春梅 (白) 有！
 贾似道 (白) 吩咐家院、书童准备美酒佳肴，担往湖边觅一画舫伺候。

春梅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第七场】

(院子、书童同上。)

院子 (念) 丞相传钧谕，
书童 (念) 奴辈腿如梭。
(白) 厨下酒菜备妥，老哥哥你把船雇好了没有？
院子 (白) 雇好了。
书童 (白) 你带着家丁把酒菜挑往湖边，我跟着丞相走，你瞧好不好？
院子 (白) 我带着他们先走就是。

(院子下。)

书童 (白) 有请丞相！
(贾似道上。)

贾似道 (白) 酒菜船只可曾备齐？
书童 (白) 俱已齐备。
贾似道 (白) 车辆伺候，带路湖边去者！

(车夫上。贾似道、李蕙娘同上，春梅随伴。【水底鱼】。书童引众人同走圆场，同上船。车夫下。)

贾似道 (白) 姨娘！
李蕙娘 (白) 丞相！
贾似道 (白) 你我行舟饮酒，快乐何如！
李蕙娘 (白) 春梅把盏！
春梅 (白) 是。

(春梅斟酒，贾似道饮。)

李蕙娘 (白) 观此美景，又有佳肴，我与丞相同饮。春梅快快把盏。
贾似道 (西皮原板) 同坐舟中饮杯盏，
瞭望美景是天然；
西湖画舫如龙现，
来往湖中似龙蟠。

(李蕙娘敬酒，贾似道连饮，沉醉。裴顺卿、船夫同上。)

裴顺卿 (西皮摇板) 西湖美景观不尽，
画舫之中多美人。
推窗瞭望邻舟影，

(裴顺卿看。)

裴顺卿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好似我妻蕙娘形。
(白) 且住，看那临船之上的美人，好像我那未婚妻子模样，想是贾似道的船只，待我吩咐船家随同邻舟缓缓而渡，以便使其知我，看是如何。
啊船家！

船夫 (白) 有。
裴顺卿 (白) 我船随同邻舟慢慢而行！
船夫 (白) 是。
裴顺卿 (白) 待我痰嗽一声，嗯哼！

(李蕙娘推窗望见，笑。)

李蕙娘 (白) 哎呀且住！看那旁好似裴生模样。咳！老贼在此怎好接谈？哎呀妙啊！幸喜老贼酒醉，我不免题词使之间之：

(念) 原是并蒂枝南北，狂风吹散各西东；
裴顺卿 (念) 幸喜苍穹施感应，睹面只在画舫中。

(李蕙娘、裴顺卿眉目传情，李蕙娘掷帕，裴顺卿接。书童窥见。贾似道醒。)

贾似道 (白) 看茶来！

(李蕙娘惊介。春梅递茶，贾似道喝。裴顺卿、船夫同下。)

贾似道 (白) 好睡好睡，看天色不早，书童！

书童 (白) 有!

贾似道 (白) 吩咐船家开回原处, 我们也好回庄。

书童 (白) 是啊!

船夫 (白) 船家将船开回原处。

船夫 (白) 是。

(众人同走圆场, 下船回庄, 进门。)

贾似道 (白) 姨娘歇息去罢。

李蕙娘 (白) 遵命。

(李蕙娘、春梅同下。)

书童 (白) 丞相适才在船中好睡, 险些儿……

(春梅托茶盘暗上, 听。)

贾似道 (白) 险些儿什么事?

书童 (白) 哼! 险些儿现了原形。

贾似道 (白) 胡说! 到底有什么事?

书童 (白) 小子不敢说。

贾似道 (白) 只管说来。

书童 (白) 您睡的时候, 旁边船上有一美少年, 与我家姨娘调笑, 彼此眉目传情, 真是难描难画。还说了什么诗?

贾似道 (白) 你可曾记得?

书童 (白) 您等我想想。

(书童想。)

书童 (白) 哎, 说的是:

(念) “原是并蒂枝南北, 狂风吹散各西东。幸喜苍穹施感应, 睹面只在画舫中。”

(白) 并且我家姨娘还赠手绢一块。这是小子亲眼得见, 决不撒谎。

(贾似道气。)

贾似道 (白) 贱人呐! 我不杀你, 焉能出我胸中恶气!

(贾似道持剑欲走, 书童拦。)

书童 (白) 丞相且慢, 这时若是杀了姨娘, 嚷嚷出去, 您的脸面多么难瞧哇!

贾似道 (白) 依你之见?

书童 (白) 不如今夜三更时分, 暗暗派人去到姨娘房中, 用绳将她勒死。到了明天就说姨娘暴病而亡, 买口棺材盛殓, 搭在后园停放, 消停消停, 再行抬埋, 人不知, 鬼不觉; 再说那个美少年, 小子出去打听是谁, 把他诓进府来, 设法把他害了。这不叫一网打尽么! 您想, 小子我这个主意高不高?

贾似道 (白) 果然不错, 照计而行, 你快去打听那个少年, 诓进府来处治, 事成之后, 我必重重赏你。

(春梅急下。)

书童 (白) 我先谢谢您呐!

(书童下。)

贾似道 (白) 正是:

(念) 定下牢笼计, 要捉海底鱼。

(贾似道下。)

【第八场】

(春梅上。)

春梅 (叫头) 且住!

(白) 适才小姐命我厨下烹茶, 是我走在书房后窗, 听得书童与相爷提说游湖舟中之事, 相爷发怒, 就要杀却我家小姐。当时书童拦阻, 定下毒计: 今晚三更时分, 暗将我家小姐用绳勒死, 不叫外人知道, 并且还要寻找那个少年, 设法诓进府来, 用计谋害。我不免回转小姐房中, 报告一切便了!

(春梅急跑, 跌, 下。)

【第九场】

(李蕙娘上。)

李蕙娘 (西皮摇板) 适在舟中遇裴生，
老贼醒来奴吃惊。
(白) 我命春梅厨下烹茶，去了许久，不见回来。真乃是无用的东西。

(春梅上。)

春梅 (白) 小姐可了不得啦！
李蕙娘 (白) 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
春梅 (白) 婢子厨下烹茶，走在书房后窗，听见书童跟丞相提说舟中之事；丞相大怒，书童定计：今晚三更要将小姐勒死；再去诩来那个少年，设法加害！

(李蕙娘惊。)

李蕙娘 (白) 这可怎么好啊？我碰死得了！
春梅 (白) 趁早儿打主意才好。
李蕙娘 (叫头) 且住！
(白) 既然书童泄漏，奴也难逃，不如自死，何等加害！

(李蕙娘哭。)

春梅 (白) 小姐还是打主意逃命才是。
李蕙娘 (白) 你快去归擢归擢，咱们好走！
春梅 (白) 是。

(春梅下。)

李蕙娘 (叫头) 且住！
(白) 决不该在西湖与裴生接词赠帕，不想被狗奴看破，禀明老贼，要害我一死。我何等加害？我不免拜谢爹娘养育之恩自尽了罢！
(西皮散板) 一谢郎君情义深，
再拜爹娘养育恩。
忙解丝绦将头刎，

(李蕙娘死，下。春梅托盘上，见尸惊。)

春梅 (白) 哎哟我的妈耶！
(春梅疾声喊叫。)

春梅 (白) 蕙……娘上了吊啦！
(贾似道急上。)

贾似道 (白) 不要声张。
(院子上。)

贾似道 (白) 快快买口薄材盛殓，搭往后园停放。春梅你收拾收拾，出府去罢！
(春梅哭下。贾似道、院子同下。)

【第十场】

(书童上。)

书童 (西皮摇板) 相爷待我恩非浅，
命我探听美少年。
将身到了西湖岸，
询问船家问根源。
(白) 我，贾府书童便是。奉了丞相之命，打听美少年的姓名、寓所。方才打听了半天，并无一人知道。我想他坐船游湖的，大概船家也许知道，莫若找找各船家问问；倘若知道，我就省了事啦。
啊众位船主请了！

船夫 (内白) 请了，作甚么？
书童 (白) 我跟众位打听：昨天有个少年，独坐一船游湖，与我们的船同走。你们可知道此人是谁，住居哪里？

船夫 (内白) 不错，有一少年包船而渡，我们闲谈，问及姓名、里居，他说姓裴名顺卿，住在杭州高升店里。你打听此人作甚？

书童 (白) 我们府里要请教书先生，故来动问。
船夫 (内白) 这就是啦。

书童 (白) 劳驾，借光！
 船夫 (内白) 好说！
 书童 (白) 活该，真把这个人打听着了。我不免到高升店寻找一番便了！
 (西皮摇板) 若见此人说好话，
 诓到府里再害他。
 (书童下。)

【第十一场】

(裴顺卿上。)
 裴顺卿 (西皮摇板) 昨在湖中蕙娘见，
 赠我绢帕掷过船。
 蒙她恩义情不浅，
 怎不叫人挂心尖。
 (白) 昨在湖中相遇我那未婚妻子李蕙娘，是我痰嗽，她便情牵，赠我手帕一方，表白恩情。怎奈我二人今生今世万难团圆；也是我的福薄所致也！
 (西皮摇板) 无福得配美婊娟，
 故生波折拆姻缘。
 无奈还是磨铁砚，
 潜心读典好抡元。
 (书童上。)
 书童 (西皮摇板) 将身来在高升店，
 见了店家问根源。
 (白) 来此已是高升店。
 啊，店家店家！
 (店家上。)
 店家 (白) 你是住店么？请到里面。
 书童 (白) 我不住店，我是找人。
 店家 (白) 找谁？
 书童 (白) 你们店里住着有位裴相公吗？
 店家 (白) 不错，有位裴相公。
 书童 (白) 劳驾，就说我是贾府来的，求见相公。
 店家 (白) 候着啊。
 裴先生，门外有贾府来的求见。
 裴顺卿 (白) 请了进来。
 店家 (白) 啊贾府来的，你进来，上房就是。
 书童 (白) 劳驾。
 店家 (白) 好说。
 (店家下。)
 书童 (白) 裴相公在上，小子叩头。
 裴顺卿 (白) 罢了，贾府命你前来作甚？
 书童 (白) 我们相爷府中缺少一西席，听说相公才如子建，满腹经纶，特命小子前来聘请。
 裴顺卿 (白) 小生才疏学浅，焉能敢就西席；况且还要赶赴秋闱要紧。管家上覆你家相爷就是了。
 书童 (白) 相公，您不知道，这是我们姨太太的主意，教小子前来敦请。我们相爷倒是怎么说怎么好。它是这么回事！
 裴顺卿 (白) 请少待。
 (裴顺卿背供。)
 裴顺卿 (白) 且住，他们请我进府，尚与蕙娘有缘再会也是的。
 啊管家，待我收拾行李，随后就到。
 书童 (白) 那么我先走，在府里候着您呐。
 (西皮摇板) 辞别了裴相公先行回报，
 这叫作金钩儿钓上金鳌。

(书童下。)
 裴顺卿 (西皮摇板) 一心心要想见未婚妻面，
 因此上就西席去走一遭。

(裴顺卿下。)

【第十二场】

(春梅上。)
 春梅 (西皮摇板) 恼恨老贼心太狠，
 又将奴家赶出门。
 (白) 我春梅。只因老贼要害我家小姐，被我听见，是奴前去送信，小姐闻听羞愧自尽。那老贼将我赶出府来，我不免回去报与员外、安人知道便了。
 (西皮摇板) 都只为我小姐西湖游赏，
 遇裴生赠罗帕惹起祸殃。
 可恨那小书童毒计献上，
 那老贼逼小姐自尽悬梁。

(春梅下。)

【第十三场】

(贾似道上。)
 贾似道 (西皮散板) 书童诓请美少年，
 这时不见转回还。
 (书童上。)
 书童 (白) 启禀相爷：小子打听着那个美少年，原来姓裴名顺卿，住在高升店。小子花言巧语，他才应允就这西席，少时就到。
 贾似道 (白) 等他到来，你看我的眼色行事。
 书童 (白) 是。
 (裴顺卿上。)
 裴顺卿 (念) 离了店房来贾府，见了似道莫唐突。
 (白) 来此已是，
 啊，门上有人么？
 书童 (白) 啊裴先生，请到里面。我们相爷在前厅恭候。
 裴顺卿 (白) 带路。
 书童 (白) 是啊。
 相爷，裴先生到。
 贾似道 (白) 啊，这就是裴先生。请来上坐。
 裴顺卿 (白) 相爷在上，待晚生大礼参拜。
 贾似道 (白) 先生免礼，请坐。
 裴顺卿 (白) 焉有不拜之理。
 贾似道 (白) 只行常礼就是。
 裴顺卿 (白) 如此遵命。
 贾似道 (白) 有劳先生，快快请坐。
 裴顺卿 (白) 告坐。
 贾似道 (白) 久闻先生博学渊源，特请先生时赐教诲。
 裴顺卿 (白) 岂敢，晚生才识庸愚，勉任西席，自觉惭愧。
 贾似道 (白) 你我一见便是知音，何须太谦，来！
 书童 (白) 有。
 贾似道 (白) 请裴先生到红梅阁饮酒下榻，恕不奉陪。
 书童 (白) 裴先生随我来。
 裴顺卿 (白) 晚生叨扰了。
 贾似道 (白) 请。
 裴顺卿 (白) 请。

(裴顺卿随书童同下。)
贾似道 (西皮散板) 裴生已然入牢笼，
早晚难脱掌握中。

(贾似道下。)

【第十四场】

李蕙娘 (内西皮导板) 三魂渺渺出了窍！
(李蕙娘上。)

李蕙娘 (西皮散板) 七魄悠悠赴阴曹。
阎君殿前冤诉告，
这才准我状一条。

(白) 我乃李蕙娘鬼魂是也！只因在湖中，与裴生接词赠帕，被狗奴看破，禀明老贼，要害我一死，是我自尽身亡！魂归地府，诉之阎君。阎君说道：我与裴生还有姻缘之分。阎君怜悯，赐我阴阳宝扇一把，说裴生在红梅阁有难，命我前去搭救于他。一来救他的性命，二来我二人也好相会。

(叫头) 天哪，天！

(白) 想我李蕙娘死得好苦也！

(西皮快板) 老贼做事心太狠，
害我夫妻为何情？
阴阳宝扇奴带定，
能使人鬼会巫云。

(抽头。李蕙娘下。)

【第十五场】

(裴顺卿上。)

裴顺卿 (西皮摇板) 贾似道用西席将我聘请，
留至在红梅阁暂把身存。

(白) 小生裴顺卿。自从进得府来，住在红梅阁内，只想与蕙娘相会，直至如今，未见一面，思想起来，好不愁煞人也！

(南梆子) 我心中只想到蕙娘闺阁，
怎奈是无机会不得入门。
闷恹恹我只得观看书本，
天昏黑我这里点上银灯。

(裴顺卿看书。)

李蕙娘 (内白) 走哇！

(李蕙娘上。)

李蕙娘 (西皮摇板) 来到了红梅阁已交初更，
叫一声裴先生快快开门！

(白) 来此已是红梅阁，待我叫门！

啊，裴郎开门来！

裴顺卿 (白) 这般时候，何人叩门？待我看来。

(裴顺卿开门，李蕙娘进门。)

裴顺卿 (白) 开开门并无有人呐！想我心中恍惚，不准听准，再把门儿关上。

(裴顺卿关门。)

李蕙娘 (白) 啊裴郎请来见礼！

裴顺卿 (白) 啊？你是何人甚么时候进来的？

李蕙娘 (白) 你开门的时候，我就进来了！

裴顺卿 (白) 怎么不曾看见？

李蕙娘 (白) 夜已昏黑，所以你不曾看见。

裴顺卿 (白) 你倒是何人？到此何事？

李蕙娘 (白) 这个……咳！裴郎啊！

(西皮快板) 裴郎有所不知情,
少时与你说分明。
走上前来将你扑定,
裴顺卿 (白) 岂有此理!

李蕙娘 (西皮快板)
(白) 执意不允为何情?
哎呀且慢! 看他躲躲闪闪, 不知我是何人, 待我与他实说了罢!
啊裴郎, 我来问你: 昨日游湖遇见什么人? 赠你什么物件无有?

裴顺卿 (白) 这个? 昨日遇见我那未……
李蕙娘 (白) 未什么?
裴顺卿 (白) 未婚妻子李蕙娘。赠我手帕一方。
李蕙娘 (白) 原来如此。你掌一灯来, 看看我是何人?
裴顺卿 (白) 是啊, 倒要看上一看。
(裴顺卿看。)

裴顺卿 (白) 咦! 你不是我那未婚妻子李蕙娘么?
李蕙娘 (白) 正是奴家。
裴顺卿 (白) 你怎么来到此地?
李蕙娘 (白) 老贼已然睡熟, 我偷空前来, 陪伴郎君。
(裴顺卿笑。)

裴顺卿 (西皮摇板) 今夜方遂我心愿,
李蕙娘 (白) 裴郎啊!
(西皮摇板) 好似神女会巫山。
裴顺卿 (白) 既然如此, 你我夫妻安歇了罢!
李蕙娘 (白) 裴郎请!
裴顺卿 (白) 蕙娘!
李蕙娘 (白) 裴郎!
裴顺卿 (白) 我妻!
李蕙娘 (白) 这……我夫!
裴顺卿 (白) 随我来呀!
(笑) 哈哈!

(裴顺卿、李蕙娘携手同下。)

【第十六场】

(贾似道上。)

贾似道 (西皮散板) 心中只把裴生恨,
诬进府来有一句。
今夜三更要他命,
(书童暗上。)

贾似道 (西皮散板) 杀却裴生方称心。
(白) 老夫, 贾似道。只因前者老夫带领蕙娘游逛西湖, 老夫饮酒沉醉, 贱人与邻舟裴生眉目传情, 吟诗赠帕, 回得庄来, 书童泄机, 老夫就要将贱人杀死, 书童拦阻, 定计暗暗治死贱人, 谁知消息泄漏, 贱人自愧身亡, 书童诬来裴生已有数日。不免今夜三更追他性命。
来。

书童 (白) 有。
贾似道 (白) 唤苗云进见。
书童 (白) 苗云走上。
(苗云上。李蕙娘跟上, 听。)

苗云 (念) 忽听相爷唤, 急忙到跟前。
(白) 参见相爷。
贾似道 (白) 罢了。
苗云 (白) 唤小人前来有何吩咐?
贾似道 (白) 老夫平日待你如何?

苗云 (白) 待小人恩重如山。
 贾似道 (白) 老夫命你去到红梅阁中，将裴生杀死！
 (李蕙娘惊，呆，下。)
 贾似道 (白) 你可愿去？
 苗云 (白) 小人愿往。
 贾似道 (白) 好，听我吩咐。
 (贾似道递刀。)
 贾似道 (念) 我今赐你刀一把，快快去把裴生杀。
 苗云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裴顺卿上。)
 裴顺卿 (西皮摇板) 谯楼上打罢了二更时分，
 这时候还不见蕙娘来临。
 李蕙娘 (内白) 走哇！
 (李蕙娘上。)
 李蕙娘 (西皮摇板) 恨老贼设毒计要害裴命，
 有奴家在暗中保护郎君。
 (白) 裴郎，开门来！
 裴顺卿 (白) 外面何人叫门？
 李蕙娘 (白) 蕙娘来了，快快开门！
 裴顺卿 (白) 啊蕙娘，往日来早，今日怎么来迟了？
 李蕙娘 (白) 什么来早来迟，你有杀身之祸，尚不自知！
 裴顺卿 (白) 我有什么杀身之祸，快些讲来！
 李蕙娘 (叫头) 裴郎！
 (白) 只因你我在湖中接词赠帕，被狗奴看破。是我自尽身亡！老贼将你诓进府来，
 三更时分要害你一死，你不自知，还要埋怨于我？
 裴顺卿 (白) 哎呀！
 (裴顺卿气椅。)
 裴顺卿 (西皮导板) 听一言把我的三魂吓断！
 (叫头) 蕙娘！
 李蕙娘 (叫头) 裴郎！
 裴顺卿 (叫头) 我妻！
 李蕙娘 (叫头) 我夫！
 (李蕙娘、裴顺卿同哭。)
 裴顺卿 (西皮散板) 你有何高妙策免我祸端？
 李蕙娘 (叫头) 裴郎！
 (白) 不必害怕，你随我逃出后花园门，再作道理！
 裴顺卿 (白) 走啊！
 李蕙娘 (白) 走！
 裴顺卿 (白) 走啊！
 李蕙娘 (白) 走！
 (李蕙娘拉裴顺卿同出门走，同下。)

【第十八场】

(苗云上。)
 苗云 (白) 来此已是红梅阁，如何不见裴生？待我到后园寻找便了。
 (苗云下。)

【第十九场】

裴顺卿 (内西皮导板) 二人逃出院门径,
(李蕙娘拉裴顺卿同上。)

裴顺卿 (西皮快板) 昏黑坑坎路难行。
耳旁听得人声震,
想是贼人随后跟。
不论西东往前奔,
(裴顺卿至墙根脚下。苗云上。)

苗云 (叫头) 且住!
(白) 某家后园寻找裴生, 见园门已开, 想是逃出院去, 待我出门追赶。
(苗云看。)

苗云 (白) 呀! 看那墙根有人, 许是裴生, 待我过去看来。
(李蕙娘拉裴顺卿同走。)

苗云 (白) 看前面好像蕙娘、裴生, 待我追杀便了。
(三通鼓, 【急急风】。李蕙娘、裴顺卿同走圆场, 苗云追。李蕙娘、裴顺卿、苗云同冲场, 李蕙娘现鬼脸, 苗云嚇死, 下。)

李蕙娘 (白) 逆贼已死, 郎君赶奔前途去罢!
裴顺卿 (白) 哎呀蕙娘! 你我夫妻将将见面, 又要分离, 叫我如何割舍!
李蕙娘 (白) 你我夫妻自有相见之日, 不必多言, 你我分别了罢!
裴顺卿 (叫头) 蕙娘!
李蕙娘 (叫头) 裴郎!
裴顺卿 (叫头) 我妻!
李蕙娘 (叫头) 我夫!
(李蕙娘、裴顺卿同哭, 自两边分下。)

【第二十场】

(张三上。)

张三 (数板) 自幼生来, 自幼生来不自强, 我的家里也算大康。不爱念书不入学堂, 赌博场中常来常往, 人家开三我押么堂, 把个家当输个净光。无奈何偷猫盗狗把贼当, 把贼当。
(白) 小子张三的便是, 自小就没受过教育, 竟在耍钱场儿去耍, 把个小家当全输了个净光。我有一个朋友李四, 我们俩人是非常地对劲儿, 他劝我当贼也有饭吃, 头一回当贼我们就使着了, 吃出甜头来啦, 敢情没本钱的买卖好做。所以我们拿做贼当了正当营业。昨儿听人说: 贾丞相府里有位姨太太, 不知为了什么, 上了吊啦。停在后花园子里, 还没抬埋呐。我想装殓的簪环首饰一定不少。我打算找着李四, 作这一号儿, 准得发财。我就是这个主意。行行去去, 去去行行, 说着说着到啦。
我说, 李老四在家呢吗?

(李四上。)

李四 (念) 忽听有人叫, 谁把我来找? 开开门来瞧,
(李四开门看。)

李四 (白) 啊, 三哥呀!
(念) 咱们家里头泡。

张三 (白) 泡甚么呀?
李四 (白) 泡茶喝呀。
张三 (白) 我当是泡蘑菇呐。
李四 (白) 别打哈哈。
张三 (白) 我找你有当子财发。
李四 (白) 什么材? 是“蛮子材”、是“葫芦材”?
张三 (白) 你说丧不丧! 那不成了发棺材了吗?
李四 (白) 到底怎么回子事?
张三 (白) 你知道贾丞相府哇?
李四 (白) 知道哇。

张三 (白) 他们府里死了个姨太太，停在后花园子里，还没出殡呐，我想装殓的簪环首饰一定不少。你我到半夜里爬进墙，把棺材盖撬开，把死尸弄出来，开了后门背出来，剥了他的衣裳首饰卖了钱，咱们哥俩不就发了财啦吗？

李四 (白) 说走就走！

张三 (白) 你等等，天还没黑呐！忙什么呀？

李四 (白) 你不知道，我听说发财就是急战。

张三 (白) 咱们先找个酒铺喝点儿酒，壮壮胆子，等着天黑好去下手，你说好不好？

李四 (白) 好倒是好，喝酒我可没钱。

张三 (白) 小事一端，咱们先赊。

李四 (白) 赊得出来吗？

张三 (白) 不至于驳面子，明天有了钱还不会还酒账吗？

李四 (白) 那么咱们就喝酒去！

张三 (白) 正是：

(念) 酒壮熊人胆，

李四 (念) 喝足了把墙蹿。

(张三、李四同下。)

【第二十一场】

(贾似道上。)

贾似道 (念) 我命苗云杀裴生，缘何不见报回音。

(书童上。)

书童 (白) 回禀相爷：大事不好了！

贾似道 (白) 何事惊慌？

书童 (白) 苗云死在后园门外，裴生不见。小子找了半天，无有踪影！

贾似道 (白) 竟有这等事？赶紧买口棺木，将苗云盛殓掩埋就是了。至于裴生，慢慢打听下落，再设法处治，哪怕飞上天去。

书童 (白) 这些事都交给小子办啦。相爷您还是后面饮酒，听小子的信儿罢。

贾似道 (白) 好，你就去罢。正是：

(念) 鱼儿脱了网，渔人费思量。

(贾似道、书童同下。)

【第二十二场】

(下场门设大帐子。张三、李四同摸上，跳墙，开后门，撬棺盖，背李蕙娘出棺，出门，剥衣。)

李蕙娘 (白) 多承公公指引。

(张三、李四同惊怕。)

张三、李四 (同白) 乍了尸啦！快跑快跑！

(张三、李四同跑下。鬼卒上。)

李蕙娘 (西皮散板) 阎君命我回阳转，
身上寒冷为那般？

(白) 哎呀好冷啊好冷！这是什么地方？哦哦是了！是我自尽身亡，老贼将我埋在后花园内，我的衣服首饰被盗墓之人盗去，我赤身露体，往哪里投奔？

(李蕙娘看。)

李蕙娘 (白) 哎呀妙啊！看那旁有一线光明，去到那里，借身衣服穿上，回归娘家便了！

(李蕙娘见鬼卒。)

李蕙娘 (白) 哎呀不……不好了！

(扑灯蛾) 一见鬼卒心胆寒、心胆寒，
苦苦追赶为那般、为那般？
急急忙忙往前蹿、往前蹿，
但愿即刻到家园、到家园。

(白) 来此已是自家门首，待我叩门。

(李蕙娘叩门。)

李蕙娘 (白) 爹爹快快开门!

(鬼卒下。李蕙娘哆嗦。李敬明上。)

李敬明 (白) 三更半夜谁来叩门?

李蕙娘 (白) 你……女儿回来了!

(李敬明开门, 见李蕙娘惊。)

李敬明 (白) 打鬼! 打鬼!

李蕙娘 (白) 我是你女儿回来了! 你……快拿衣裳来我穿!

李敬明 (白) 安人、春梅快来!

(安人、春梅同上。)

春梅 (白) 员外, 三更半夜叫我何事?

李敬明 (白) 你们瞧哇!

(安人、春梅同看。)

安人 (白) 哎呀, 吓煞人也!

春梅 (白) 吓死我啦! 我们小姐不是死了吗?

李敬明 (白) 不必多言, 快快搀扶你家小姐, 后面更衣去吧!

(安人、春梅扶李蕙娘同下。)

李敬明 (白) 幸喜我儿复活, 只是那老贼若知, 岂肯甘休, 待等明日全家逃避岭南, 暂躲一时锋锐便了。

(李敬明下。)

(完)